

## 第十章 文革中的文学潜流

由于文革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状况，这时的文学实际上分裂为不同的部分。一部分文学的写作和发表都属于公开性质，这是当时文学的主流；另一部分作品，具有不同程度的“异端”性质，写作和“发表”都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状态中。后一部分最富于生命力，它们有的以手抄本形式在读者中流传，有的以手稿形式保存，当时没有任何机会发表。这种文学可以称为“隐在的文学”。它们与公开的文学世界构成了对比的关系，并为80年代出现的重要文学潮流作了准备。

### 一、“白洋淀诗歌”

在当时的革命浪潮中，“知青”的诗歌秘密写作是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在北京、河北、福建、贵州等地，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，有的且形成某种“群落”性质。这种诗歌主要出现于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，这是“红卫兵运动”的落潮期，其诱因和动机，来自对“革命”的失望，精神上的深刻震荡，和个体对所感知的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。写作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是郭路生（食指）。他的写作集中在1966到1969年间，主要作品有《海洋三部曲》、《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（又名《我的最后的北京》）、《相信未来》等。大多采用四行一段的“半格律体”形式，但摆脱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内容，通过对个人真实的情感体验的书写，传达对信仰产生怀疑、困惑状态中的那种惊恐、抗争的情绪和心理。这些诗在当时的青年中引起震动，也对后来的青年诗作者产生过重要的影响。

文革中的青年诗歌写作，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的，是“白洋淀诗歌”。一批就读于北京有名的中学，出生于知识分子或“高级干部”家庭的中学生，在1969年以后，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（或毗邻地区）“插队”。他们大多有比较开阔的阅读范围，阅读了当时属于“禁书”的中外文学、政治、哲学等方面的书籍，由此获得了在情感、心智和艺术上超越现实的凭借。他们这一时期的诗作，有对于现实社会秩序，对专制、暴力的批判，也写下了生命受挫，精神处于迷惑、孤独和痛苦状态的体验。在艺术方法上，更多地从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中寻找材料和方法。主要作者有芒克（姜世伟）、多多（栗士征）、根子（岳重）、林莽（张建中）等。

芒克1973年前后写的《天空》、《秋天》、《十月的献诗》，一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。评论者对他的诗歌，常使用“自然”这样的评语。这一方面是指他在诗中表现了对大自然的接近，或对自然的融入状态；另一方面指的是诗歌语言和表达的精神状态，常常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充满“野性”的质感方式。多多在白洋淀时期的作品尚存四十余首。他的诗在抒情上有着较多的“现代”的意味。对世界、自我的审察和思考，常通过对个体生命的自省，展示人类生存的困境。对文化和语言保持自觉的挑战姿态，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也更长久、更自觉。

后来成为“朦胧诗”中坚的诗人，大都在文革时期就开始了写作，有的与“白洋淀诗歌”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。“白洋淀”时期的诗歌主题和艺术手法，也部分地在“朦胧诗”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因此，一些研究者把文革期间的“知青”诗歌，尤其是“白洋淀诗群”的创作，看作是80年代初期“朦胧诗运动”的准备和先声。但有的研究者更愿意强调它们的独立意义。

### 二、穆旦的诗

在“文革”期间，一些受到迫害、失去写作权利的诗人，曾写下了他们当时的体验，包括蔡其矫、牛汉、流沙河、黄永玉等。诗人穆旦在1975到1976年间，也有过一次诗歌创作的爆发，一共写了近三十首诗，包括《智慧之歌》、《演出》、《冥想》、《停电之后》，以及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等。穆旦病逝于1977年，这些诗可以看作是诗人在生命晚期对人生之路的回顾。这些诗仍是对“自我”的解剖，但不再具有40年代那种紧张和尖锐，而显出冷静朴素的风格。它们是“苍老”的，有着回顾往事时近乎“残酷”的彻悟。对现代人

处于“冲突”之中的悲剧性生存的深刻体验，使诗歌具有“反讽”的精神状态和语言方式。言语与沉默，现实与理想，智慧与受难，感情与理智等，在诗中构成矛盾性的张力。诗人既表达了智者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苦难，同时也承认在生命的“幻想的尽头”，有的只是空寞与荒芜。对生活和艺术的纯正的追求，与这种追求在现实中的挫折，是诗歌表达的这种悲剧感的根源。但在对生命作出这样的苍凉的彻悟的同时，诗中仍表达出对人生信念的坚守，对温情、友谊、青春的亲切守护。在诗人看来，尽管“美”很快会“从自然，又从心里逃出”，但写作的意义便是去捕捉那瞬间的但却是永恒的存在。穆旦和其他诗人在这个时期的诗作，直到 80 年代才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。

### 三、手抄本小说

“文革”时期秘密的文学世界，除诗歌以外，还有在读者中流传的“手抄本小说”。其中，张扬的长篇《第二次握手》拥有大量的读者。这篇写于文革期间的小说曾经六易其稿。小说写丁洁琼、苏冠兰等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和爱情，其中对知识、科学权威的赞扬被认为是“要‘资本主义’归来”而受到批判，对周恩来等政治人物的歌颂也是小说受到忌恨的原因之一。作者也因此曾被关进监狱。1979 年 7 月小说正式出版，但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热烈反响。

在文革后期的手抄本小说中，《波动》、《晚霞消失的时候》、《公开的情书》这三个中篇，是重要的作品。它们在 70 年代中后期都曾以手抄本形式流传，1979 或 1980 年公开发表在正式刊物上。靳凡的中篇《公开的情书》由几个在文革中从大学毕业，到山区、农村劳动的青年（真真、老久、老嘎、老邪门等）之间的通信组成。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，人物之间的通信带有思辨、说理色彩和强烈的感情抒发。它所重视的是一种思想探索和社会行动，表达了一种启蒙主义的“精英意识”，和作为一个荒诞时期的先觉者的骄傲。礼平的《晚霞消失的时候》，分春、夏、冬、秋四章，写两个出身于对立阶级家庭（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代）的青年，在文革前夕到文革结束的十余年时间中的四次巧遇，来安排对于历史、人生信仰、爱情、宗教等问题的讨论。这篇小说提出了一种宗教式的心灵完善，作为拯救和自赎的理想道路。赵振开（北岛）的《波动》带有更多的艺术探索的成分。它由多层的第一人称独白构成，带有某种“意识流”的色彩。围绕青年人的命运展开故事情节，写他们对“荒谬”的生活经历和人生处境所作的抗争。但在对环境的呈现上，比另外两部作品更为开阔。对人物的悲剧性抗争的展示，表现了作者对一种把握历史、预言未来的自信的质疑。

这三部小说都涉及了原来确立的信仰的虚幻和崩溃，并为小说中人物的精神“叛逆”做了合法性辩护。在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上，较早地涉及了在 80 年代社会思潮、文学创作中广泛处理的命题。因而，无论在思想内容，还是在艺术探索上，都具有一定的“先行性”。